

理財贍國



富 强

(“彊”),弓有力,反义词为“弱”。在中国早期的经典

中，“富”、“强”二字常分别出现。《尚书·洪范》说：“凡厥正人，既富方谷。”孔安国解释说：“凡其正直之人，既当以爵禄富之，又当以善道接之。”《尚书·洪范》又说：“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是说兼听则明的道理，如此则社会和谐，于自身则能康健，子孙绵延强大。



《尚书·皋陶谟》书影(“宽而栗”)

《尚书·皋陶谟》有皋陶“九德”：“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指宽弘而又庄严，柔和而又独立，诚实而又恭敬，多能而又敬业，多虑而又坚定，正直而又温和，平易而又自律，刚毅而又通达，强大而又守义。“九德”的十八种品性两两相对，去其过而用其长。“强而义”，指“强”必须和“义”结合，否则就容易沦为暴虐。

《尚书·洪范》中将“富”作为五种福报中的一种，而不言“强”；在“六极”即六种惩罚中，“贫”和“弱”都被视为一种惩罚。

《周礼·天官冢宰》说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六典即治、教、礼、政、刑、事诸典，其中事典即“以富邦国，以任百官，以生万民”，又说：“以富得民。”《周礼·地官司徒》说大司徒“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太宰、大司徒这样的国家股肱，其职责就在于使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恤贫赈困，扶持幼弱。

《管子》中较早以“富强”连文，并把富强定义为

“国富兵强”。《形势解》说：“主之所以为功者，富强也。故国富兵强，则诸侯服其政，邻敌畏其威，虽不用宝币事诸侯，诸侯不敢犯也。主之所以为罪者，贫弱也。故国贫兵弱，战则不胜，守则不

固,虽出名器重宝以事邻敌,不免于死亡之患。”国富兵强是治国者的责任,国贫兵弱是治国者的罪过,国富兵强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防止战乱。

《晏子春秋·内篇谏上第一》载晏子说“天之下殃”是“固于富强”，即沉迷于国富兵强之中，刚愎自

十有二聚萬民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
六曰去幾七曰省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一曰索鬼
神十二曰除盜賊前漢書云魏初之政上十品散利以惠貧恤孤以救困
欲擇者也多昏不備懼而聚衆力是惡故也夫去幾謂去災禍也海內無
聞戰勝者也而不作五軍士喪其兵於外歸罪諸侯以修之所謂解甲不帶
兵無無害實謂諒諸國也故又謂之弔
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寡五曰寬疾六曰安富保息謂安之使生計三人
如謂家幼少也使之生計三人
興之母二人與之編十四下不能延至老一妻於男十五異族若相愛者
可事者年有九十以冷口啗曰啖哺恤寡與興則官室之賢矣若今墳墓之事不忍失
平其弟段不專取也又案古
兄弟死相連棺連體合也兄及弟各娶教象也師儒饒里教以收陰月之主始和布
尊者同部曰朋誼曰友同姓來也氏雖有富者水謂不得出野異
教子邦國都鄙乃縣教象之濤子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決日而敎
之乃施教濤子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正月之吉周正朔日
也可使以布王教正正

《周礼·地官司徒》书影
（“以保息六养万民”）

用，“为善不用，出政不行，贤人使远，谗人反昌，百姓疾怨”，必须“去冤聚之狱，使反田矣；散百官之财，施之民矣；振孤寡而敬老人矣”。只有关心弱势群体，使普通群众能分享国家富裕强盛的成果，才能拯危济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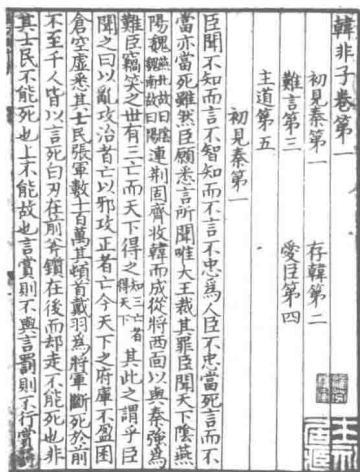


《管子·形势解》书影

法家是战国时期“富国强兵”主张的积极倡导者。《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说魏国宰相李悝的思想即为“富国强兵”。商鞅早年受李悝思想影响，《商君书·算地》说：“利出于地，则民尽力；名出于战，则民致死。入使民尽力，则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则胜敌。胜敌而草不荒，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国家要富强，必须建立奖励农战的政治制度。利益必须是从事农

业生产的人获取，功名必须授予打仗的人。

韩非子认为国家富强，必须靠农战之士。《韩非子·和氏》说：“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法而富强。”《六反》说：“故名赏在乎私恶当罪之民，而毁害在乎公善宜赏之士，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显学》说：“磐石千里，不可谓富；象人百万，不可谓强。石非不大，数非不众也，而不可谓富强者，磐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敌也。今商官技艺之士亦不垦而食，是地不



《韩非子》书影

垦，与磐石一贯也。儒侠毋军劳显而荣者，则民不使，与象人同事也。”《八说》说：“明主者，通于富强则可以得欲矣。故谨于听治，富强之法也。……故存国者，非仁义也。”

《史记·商君列传》载商鞅先以“帝道”说秦孝公，孝公“时时睡，弗听”；再以“王道”说，“益愈，然而未中旨”；又以“霸道”说，孝公认为“可与语矣”；最后以“强国之术”说，孝公“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帝道”指尧舜天下为公的大同之道，即领导人全心全意为民服务，共享财富；“王道”指夏商周三代的德治精神，其特点是承认天下为家，但君主之所以为君主，是为了服务于民的，所以要吃苦在前，享乐在后；“霸道”指春秋五霸时期实行的仁政，即承认王者的特权，但认为王者应善待生民，可以吃肉，但一定要给群众汤喝；“强国之术”强调君主的“独尊”，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商鞅知道帝道、王道、霸道、强国之术是一个退化的过程，但他还是为秦孝公提供了一个等而下之的政治策略。

《管子》一书，内容驳杂，其中不乏法家思想。《管子·国蓄》说：“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管子·山权》说：“民富则不如贫。”《韩非子·六反》说：“足民何可以治。”法家以维护君主专政为目的，所以，民之富

与贫,着眼点完全看是否有利于君主专制,这与儒家完全不同。

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又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法家和儒家的分歧点，主要在于法家把“富强”与君王的“独

思無邪一言而盡蓋三百篇之旨可謂深探詩人之心矣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聲道去

集曰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

也齊一之也免苟免於罪也恥愧恥也德

謂人心固有之善禮謂制度品節也

庵本
朱晦

氏說節謂格正也道之以政矣而又有刑以

齊之則民有所畏而不敢爲惡非有所恥

而自不爲惡也道之以德矣而又有禮以

季氏互註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記大學如切如磋者道學子曰賜也始可與

子曰。賜也。始可與

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詩以成孔子義善取類

故然之住皆之以貧而重言始可與言詩已矣。子曰不患

子曰不患

人之不知己知患不知人也

之無能（重言）已知一本篇

各一重意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不知也

燕政第二而後從政故爲政次學而也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之不移而衆星共之

其所而衆星共之

共之共求用反難你拱俱勇反拱手也。一曰言三百篇之一言以蔽之。包曰蔽猶當也。○必卅。一曰思無邪。包

也。二曰言三百曰

大數一。子以肅之反。當丁浪反。又如字。曰。馬。魚。牙。曰。歸。於。正。邪。子。曰。道。之。以。政。孔。曰。政。謂。法。教。齊。之。以。刑。

如字 曰思無牙曰
政謂法教 齊之以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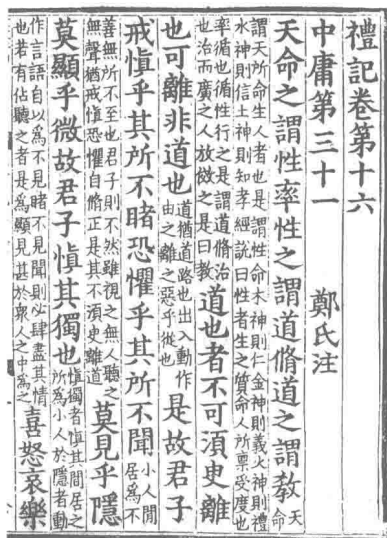
下下之入下置音準

《论语·为政》书影(“为政以德”)

《论语·为政》书影(“道之以政”)

尊”牢牢捆绑在一起，站在维护君主权威和利益的立场上，通过富国强兵之术，实现中央集权、君主专制，而儒家则认为君主应该以全体民众的幸福和权力为最大利益。也正因此，在孔子与儒家的思想体系中，富强不单是国富兵强，还必须包括“国富民富”、“国强民强”、“国富民强”、“民富国强”诸多意义。富强的目的是为了人民有更多福祉与快乐。国富民富，就是要共同富裕，富裕的成果为全体人民所共享；国强民强，指国家有完善的制度设计，人民有自觉的坚守，不会为了追求现实的利益而背弃社会正义；国富民强，指的是国家保障民生，人民有坚守，可以在危亡之时有能力拯救国家；民富国强，指只有人民生活富裕幸福，国家才能强盛。《礼记·郊特牲》说：“富也者福也。”《礼记·礼运》说：“协于艺，讲于仁，得之者强。”《礼记·祭义》说：“老穷不遗，强不犯弱，众不暴寡。”富是为了幸福，强不能背离仁义，这是孔子及儒家追求富强的前提。

《礼记·中庸》载，子路问强。孔子以“和而不



《礼记·中庸》书影

流”、“中立而不倚”、“国有道，不变塞焉”、“国无道，至死不变”来回答，就是指君子之强，在于坚守正道，不屈服于权势而言。又说：“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

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这是说追求正道，永远不放弃，才是强。《礼记·表记》载孔子说：“君子庄敬日强，安肆日偷。”意思是君子只有兢兢业业才是强。又说：“事君

可贵可贱，可富可贫，可生可杀，而不可使为乱。”也就是说，作为大臣，贵贱贫富生死是次要的，不谄媚君主、迫害百姓，不做伤天害理之事，才是首先应该坚守的底线。《礼记·聘义》说：“故强有力者，将以行礼也。……故所贵于勇敢者，贵其敢行礼义也。故勇敢强有力者，天下无事，则用之于礼义；天下有事，则用之于战胜。用之于战胜则无敌；用之于礼义则顺治，

禮記卷第十七

表記第三十二

鄭氏注

鄭氏注

禮記

表記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

而威不言而信此孔子行應聘諸侯莫能用己心厭倦子

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

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

信也失謂失其容止之節也玉藻曰足容重色容莊口容止甫刑曰敬忌而

罔有擇言在躬甫刑尚書篇名忌之言戒也言已外敬

子曰楊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母相瀆也

不相因者以其或以楊為敬或以襲為敬禮盛者以襲子曰

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

極猶盡也辨分別政事也祭義曰祭之日猶盡也辨分別政事也祭義曰祭之日猶盡也辨分別政事也

辟揚駕以不撝恭以逮取萬厚也撝子曰君子

莊敬日強安肆日偷肆猶放恣也偷苟子曰君子

一日使其躬儻焉如不終日儻焉可輕賊之貌也如

無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

民之不敬也擇日月以見君子曰狎侮死焉而

不畏也伏於無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

見也欲民之母相襲也辭所以通情也禮謂摯也

聘之事號辭必稱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

先君以相接也

《礼记·表记》书影(“君子庄敬日强”)

外无敌，内顺治，此之谓盛德。故圣王之贵勇敢强有力如此也。勇敢强有力而不用之于礼义战胜，而用之于争斗，则谓之乱人。”勇敢乃在于持守礼义的坚韧，而不是争强斗勇。

《周易·系辞上》说：“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

德。”《论语·子路》载，孔子适卫，冉有问：“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回答说：“富之。”冉有又问：“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回答说：“教之。”孔子认为，不仅要让人民过上富裕的生活，还要教人民树立文明的价值观。只有



《论语·里仁》书影(“富与贵”)

富而有礼，才是文明的社会。

孔子认为，富贵虽是人之所以欲，但得之必以其道，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以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君子周急不继富。”（《论语·雍也》）“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

孔子认为，富裕虽然重要，但社会公平更为重要，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贫富总是相对的，但如果贫富分化严重，社会强弱分明，都会导致社会公平的丧失。

孔子说：“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论语·里仁》）“好勇疾贫，乱也。”（《论语·泰伯》）贪婪和为富不仁者，无论是贫贱还是富贵，都可能成为破坏社会和谐的邪恶力量。



孟子像（故宫南薰殿旧藏）

《论语·学而》载，子贡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说：“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一个人不卑不亢地获取财富固然是优点，而一心向道，把拯救社会、建立公平的

社会制度当作自己的目标，则是更高的人生境界。孔子说：“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论语·宪问》）安贫乐道，是比富而无骄更难做到的。孟子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富贵而不耽于逸乐，贫贱而不惧于饥寒，强权面前不低头，

坚持理想不动摇,这才是大丈夫的行为。《礼记·曲礼上》说:“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礼记·坊记》载孔子说:“小人贫斯约,富斯骄;约斯盗,骄斯乱。……故圣人之制富贵也,使民富不足以骄,贫不至于约,贵不慊于上,故乱益亡。”孔子又说:“贫而好乐,富而好礼,众而以宁者,天下其几矣。”富贵如果没有礼义,这样的富贵不是福,而是祸。

富强是近代中国社会积弱积弊后大家共同的梦想,实际上也是中国古代一切有识之士在面临社会剧变和社会蜕化过程中所追逐的梦想,战国时期楚国的伟大诗人屈原《惜往日》诗中有“国富强而法立

深思高舉
潔白清志
汨羅江上萬古悲風

屈原

